

在平凡的岗位上



在平凡的崗位上

李海明 黃道祥 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罍巷)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號

地方國營合肥印刷廠印刷 安徽省新华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張： $\frac{7}{9}$ ·字數：13,000

1959年8月第一版

1959年8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統一書號：3102·73

定 價：(5)0.08 元

目 录

- 在平凡的岗位上 (1)
- 热心侍候牲口的人 (16)

在平凡的崗位上

李海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已經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正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只要有益於人類的勞動都是崇高的勞動，人們在社會上不管做任何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貴賤的區分，這在理論上大家都是承認的，但是讀過幾年書的人，在選擇職業的時候，往往認為自己有點知識（其實知識誰沒有一點？！），應該做“不平凡”的工作，不願意做“沒出息”的事情。有這種思想的人，請你們看一看安慶專區民警隊的炊事員陸大慶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吧！

提起陸大慶，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生在一個窮苦的家庭里。解放前父親拉黃包車，母親在有錢人家當傭工，一家人整年辛勤勞動，仍然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大慶九歲那年，為了分担父

母的生活重担，离开了慈爱的父母，去帮人家做工。但是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小小的年纪，做工何其容易！挨打受骂不说，还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这家不要再求亲託友到别家去卖力，所以他不仅做过杂工，做过瓦匠，还在磨坊里打过籬筛，帮人家做过烧饼。这个高身架、瘦长脸、纯朴而善良的中年人，由于旧社会沉重的劳动和生活折磨使他显得老多了，一付和蔼、慈祥的面孔上布满了皱纹。长期的劳动和贫苦生活的磨炼，也使他养成了坚强的性格。

安庆解放后，大庆翻了身，有了经常的工作，生活上也有了保障，1956年参加安庆专区武装民警大队，当了炊事员，心情十分愉快。别看大庆年近五十，可干起活来，并不比年青小伙子差。他除了和另外两个同志做大队部和直属队一百多人的饭菜，还兼做四十几口猪的饲养工作，成了炊事员兼饲养员。每天早上只要他下了床，就锅上锅下，里里外外，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钟才休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劳累。大庆是闲不住的人，手里非要有点事做才行，一天到晚开过早饭煮中饭，开过中饭又赶晚饭。中间一有空隙就打扫猪

圈，采猪草，煮猪食，开饭时还主动帮助另外两个炊事员卖饭；有时晚上还要开会、学文化……，整天忙个不停，但他从不叫苦。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来不讲价钱，总是尽力去完成。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喂猪、做饭是平凡的工作、没出息的工作，相反地，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他一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而且越干越起劲，越干越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有意思。

一

陆大庆一到民警队的时候，厨房只养了两口猪。由于大庆的建议，队里又买了一只老母猪，不久这只母猪两次生了二十几口小猪。半间破烂不堪的猪圈挤得满满的，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几根破梁柱，支撑着草上盖，风一大就直摇晃，上面的草稀稀拉拉，一个洞挨一个洞，周围又没砌墙，四处通天亮，一下雨哗哗直漏；圈里地势又低，积满雨水，猪一踩，泥巴足有几寸深，一年到头，猪如同在泥水塘里生活，猪圈里又脏又臭。老母猪睡在多深的泥水浆里，小猪没法睡就挤挤抗抗

的爬在母猪身上。大庆一見这情景，心里就难过，有时对着猪圈想得痴痴发楞。是呀，猪在这个破烂潮湿的圈里，怎能长得快呢！病猪一天天多起来，大庆看到垂着尾巴，几天不吃食，瘦得皮包骨头架的病猪，心里更急。他想：經常有十几口猪生病，如果不很快設法解决，长此下去将会病得更多，想要猪添膘就更別提了。养猪必須有个好圈，就象人必須有个安定的住所一样重要，况且老母猪又要生小猪了，这点大的圈怎么容納得下呢？一連串的問題使大庆很为难。起初，他想要求领导，造个預算呈报上級，批些錢盖个新猪圈，可是当他想到大跃进、想到国家建設时，又猶豫起来了：他想国家現在正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設，一个錢要当几个花，每一分錢都要花在刀口上，所以党号召我們勤儉办一切事业，盖猪圈到底比盖工厂次要些，不能叫国家拿出有限的建設資金来盖猪圈。于是他决定一面积极医治猪病，一面自己想办法盖猪圈。材料哪里来呢？他走也想，坐也想，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搜集旧料，来个廢物利用。他拿定主意之后，就动手搜集材料，見到哪儿有破板、断木头就把它撿

回来，看到破席头、破草褥子也拾回来，队里同志捲在牆角里不要的舖草，他也抱回来，造房子撒在地上的水泥，也一星一点的扫起来，有点空就到处去捡石头、拾磚块和碎瓦片，象燕子筑窝一样，一根草、一口泥的往家里脚。材料够了，自己就动手把木板、断料按照规格一块一块拚接起来。白天，在炎热的太阳下盖，晚上在月亮下盖，就这样，化了两天时间，把原来只有半间屋大的猪圈扩大成一间半，用拾来的磚石在周围砌起了牆，又挑了几十担土，把圈里垫得高高的，上面舖了石头，石头接縫又用水泥填得結結实实。

猪圈盖成了，大庆的心象一块石头落了堂，不再为破烂猪圈发愁了，他常对人說：现在猪有个好圈，我也了一桩心事，天下再大的雨，猪圈上不漏雨，下不积水了。他說是这么說呀，可是他的心却一时一刻也沒离开过猪圈，一遇刮大风下暴雨，他的心又悬起来了，因为猪圈不是用好材料盖起来的，怎么不使人担心呢！他生怕被风掀掉頂，刮断梁，每当刮风下雨他都冒着风雨去保护猪圈。一天夜里，突然刮起了狂风，闪光划

破漆黑的夜空，傾盆大雨下个不停，大庆从熟睡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連雨衣、雨傘也沒来得及找，就摸起繩子和棍棒，奔到雨地里，爬上猪圈，用繩子棍子把圈压得好好的。雨披头盖頂的澆下来，渾身淋的透湿，活象个落湯鷄，可是大庆却很快活。

二

猪圈盖好了，猪有了寬敞的安身之处，大庆放下了一桩心事，但是十多只病猪仍然使他非常不安。怎样治好这些猪病呢？怎样使猪不生病呢？在沒有兽医、沒有藥品的条件下，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大庆决心要把病猪治好，于是他就虛心請教有經驗的人，并且細心观察猪的生活，他发现每次喂食大小猪挤在一个槽里，互相搶食，有的咬起架来；大猪吃得饱，小猪吃不饱，吃得过饱的容易生病，吃不饱的不长膘。大庆想，要猪不生病，这是重要关键，他为避免母猪、肥猪和小猪搶食咬架，使牠們吃食均匀，把猪圈外的木栏杆隔成四个档子，

每个档子弄了一个槽，母猪在一个槽吃食，肥猪在一个槽吃食，小仔猪分两个槽吃食。每次喂食之前，把圈门打开，一声吆喝，一羣羣肥胖的猪，抖动着两只耳朵，摇摆着細长的尾巴，哼哼吱吱的一个接一个的跑出来，到寬暢、洁淨的院落里“散步”。大庆趁猪“散步”时，一个槽一个槽打好食！然后站在栏边，用拌猪食的棍子輕輕地敲打着木栏杆，高喚：“溜……溜溜……家来吃食，家来吃食。”猪就跑进来。当猪进圈时，他又高喊：“分圈，分圈！”开始时猪不听他的話，不按分的槽吃食，大庆耐心地一个一个分开，日子久了，大小猪都习惯了，只要听他一喊，猪就象懂事的孩子一样，按照分定的食槽，各归各槽，有条不紊。从此，互相爭食、咬架的現象就沒有了，而且每口猪一个月要添二、三十斤膘，有的九个月就长成二百八十斤重的大肥猪。

他还經常注意把猪圈打扫干淨，勤換窩草，使猪生活得挺舒适，加上积极的治疗，不仅使原来十六、七只病猪漸漸地好了，新生的猪也很少生病，两年多繁殖了七十几口猪，卖了三十几口，剩下四十三口猪都养得肥胖胖的，而且还积了很

多肥料，去年一年和今年春天共积了二万五千多斤肥，卖了将近三百块钱，既支援了农业生产，又改善了部队伙食，真是一举数得。

大庆体会到养猪的人必须学会看猪病，不会看，你就不知道猪有没有病，生的什么病，怎样治法，要是耽误了，小毛病会发展成大病，能治的病可能发展成不治之病，一个猪有病会传染给许多猪。因此他在饲养工作中长期的细心观察，刻苦钻研，虚心的请教别人，摸索了一套给猪瞧病治病的土办法。他根据尾巴摇不摇，肯不肯吃食，鼻尖上有没有汗，耳朵发不发烫等情况判断猪是否有病。如果有反常现象，就说明猪开始有病了，应立即医治。

小猪病了，大庆就象一个热心护理病人的护士一样，蹲在猪身旁，按时喂食，亲手医治，有时还替猪仔打防疫针。在长期摸索中他学得一手医猪的土办法：小猪生病时，他就用手蘸上香油在猪腮鬃子上轻轻地按摩，或者煮点石膏水给猪喝，这个办法虽土可真灵验，经这样几次一搞，不吃食的猪，渐渐就吃食了。他用这种土办法医治好不少猪。用这种土办法医猪，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必須有耐心才能把猪医好，沒有耐心是沒有希望的。有一次，一个已經怀孕的母猪，突然病倒了，一連几天不吃食，眼看一天天瘦下去，猪肚皮挂搭老长，显出道道又深又长的猪皮皺，大庆的心整天放不下，象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他細心的观察猪的病状，揣摸用什么方子医治，好对症下药。这时队里同志們，虽然希望大庆能把猪医好，但都担心沒有把握。劝他說：“老陆呀，猪病的不能行了，杀了吃吧！免得再拖下去瘦完了，連肉也吃不着。”大庆一听说要杀母猪，就象当头挨了一棒錘，心里又难过又着急，連忙解釋道：“不行呀！母猪怀孕已經两个月了，杀了这口老母猪不要紧，小猪也被杀了，这个損失多大呀！不能杀，不能杀！我想办法給牠医好。”打这以后，他白天黑夜不离圈，跪在地上按摩猪腮鬍子，煮石膏水一口一口地喂，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一連医治了二十多天，母猪的病果然漸漸好了，猪慢慢长膘了，沒多久就生了十一条小猪。

三

大庆喂的四十儿口猪，每月要化四十儿块钱买饲料，他为此心里不止一次的嘀咕：养猪光靠买料，公家要付出多少钱呀！这样，养猪的成本必然高，对改善生活就不利。况且饲料又不易买，大家都节省一些，不是可以减轻国家饲料供应的负担吗？俗语说：“养猪不搭青（猪喜欢吃的猪草），主家贴断筋”，大庆想到了农家养猪的经验，于是决定设法采些猪草给猪吃。开始他担心养的是杂交猪，不喜欢吃青饲料，决定先少搭一些给猪吃吃看。每天下午把晚饭做好后，就挑起籬筐，带着镢子，到城墙头上去采集乱藤丝呀，苦马菜呀，磨经头呀，还有一些说不出名字的猪草。有时他赤着脚到河里、塘里捞葳草、菱角菜，捞人家洗菜时扔下的黄菜叶子，回家把这些青饲料切的碎碎的，掺在饲料里给猪吃。试验了几天，猪很喜欢吃，他就由少掺到多掺，慢慢增加。喂了一段时间，猪膘长的不差，就大量采捞。夏天，别人睡午觉，他却利用这个时间去采捞猪草，火毒

的太阳把他的臉膛晒黑了，脊背晒紅了，汗水把衣服湿透了，他还是在草丛中采呀，河塘里撈呀，沒有一天間断过。他为了爭取時間，多搞点青飼料，不知吃了多少冷飯冷菜。可是每天搞的猪草还不够猪吃，自己又不能丢掉工作专门去搞草，心里有点发急，尤其到了秋天为了不讓猪草被霜打死，他就拚命地采撈，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总有限呀，这时他想：要是班里同志帮助采撈有多好！可是轉而一想大家都在大跃进，部队勤务很忙，訓練也緊張，怎么好提出要同志们帮助呢！大庆心里很犯难。

班里的同志知道大庆的心思后，个个爭先恐后，牺牲休息時間，帮他采撈猪草。队里任务不太忙的时候，領导上就經常輪流派两个同志帮助。大家一动手，采撈的猪草就多了，猪吃不掉，就把多下来的猪草晒干，保存起来，留到冬天給猪吃，这样，每月可以为公家节约二十多块钱的飼料費，大庆算了一下帳，高兴的笑了。

四

一个仲夏的夜晚，四处没有一点风丝，热得人发慌。辛勤劳动一天的人们已经入睡了，唯有民警队的猪圈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在淡黄的灯光下，躺着一只肥大的老母猪，不时地扇打着她那肥厚的耳朵，鼻子喘着粗气，嘴里一口一口的嚼着垫在身下的稻草，腹部鼓得高高的，临产时的阵痛使牠不时的抽搐，猪身上的汗水簌簌直往下淌。猪圈矮小，浑浊的空气，使人感到沉闷。大庆身上穿的还是那套发白的军装，袖子卷到胳膊肘上，坐在母猪身边，两眼专注地望着临产的母猪，等待第一个小猪生出来。汗水从他的背上流下来，衣裳湿了渐渐跟皮肤贴到一起，脸上豆粒大的汗珠直朝下滚，有时穿过睫毛流到眼里，渍得眼睛睁不开，只有把汗揩在褂子上。天气这样热，鬼蚊子也跟人作对，在大庆耳边嗡嗡直叫，有时叮在背上、腿上，也无法扇一扇扇子，只有忍耐，忍耐着。夜深了，母猪因阵痛抽搐着肚皮，有时痛的直叫唤。大庆眼盯着母猪，用手轻轻在

母猪身上按摩助产，想减少母猪的痛苦。不一会，母猪在一阵抖动和吃力的哼叫之后，第一个小猪落胎了。大庆非常兴奋地伸过手，把温乎乎软绵绵的小猪接在手里，小心翼翼地放进籬筐。看他那熟练的样子，就知道他替猪接生不止一次了。

天快亮的时候，大庆感到有点疲乏，下意识地挺一挺身子，接下最后一条小猪，点点数，十一只，他看着黑而发亮、白里透红的小猪，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慰。他安置一下母猪，又把小猪一个个从籬里拿到母猪身边吃奶，把母猪和小猪料理得舒舒坦坦的，最后又把猪衣包埋起来，打扫一下猪圈。这时，天已大亮，东方的红霞，把大庆的脸庞映的绯红。他看看吮奶吮得起劲的仔猪，又开朗地笑了。

第二天夜里，大庆怕母猪翻身把仔猪翻在身底下压死，仍旧坐在母猪身旁看护一夜。他一刻摸摸睡熟的小猪，一刻又摸摸打着鼾声的母猪，有时高兴地把小猪抱在怀里，象慈母抚摸着爱儿一样，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大庆想着：这些肥胖的小猪，几个月后就可长成肥猪，为国家又增产了一批财富，队里的伙食也可以改善改

善。很显然，大庆感到了一种胜利的幸福。由于大庆热爱饲养工作，所以对亲手饲养的猪仔也产生了感情，他爱猪象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从未打过一下，有时被淘气的小猪气急了，就用棍子在地上敲打两下，吓唬吓唬。每天大庆除了做饭，出去采撷猪草，总是束着围裙，低着头，弓着腰，在猪圈的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不是喂食，就是照料小猪吃奶，不是换窝草，就是打扫猪粪，冲洗圈槽。夏天，他每天挑水替猪洗澡，天热得厉害的时候，一天还要洗两遍。冬天，小猪怕冷，睡在圈里撒尿屙屎，把窝草搞的挺湿，他就一天换两遍。换下来的草晒干收起来，留给小猪再铺。说起来也怪，猪这个畜牲也象通人性似的，跟主人混熟了，亲亲暱暱，难捨难分。不管什么时候大庆在圈外老远地方说句话，或是咳嗽一声，牠们都竖起耳朵，哼吱哼吱的叫，有的挤在圈门口四下张望。只要大庆走进猪圈，小猪会象发狂似的在他脚前脚后直打转，活象受宠的孩子当着父亲撒娇一样。

大庆的工作是平凡的，但又是崇高的，他的辛勤劳动，不但直接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而且